

从宇宙“闪光”到艺术之魅

——皮尔斯符号宇宙论视角下的艺术

颜 青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符号,宇宙的进化是一个通过连续性法则从第一性到第三性不断发展的三元动态过程。连续性法则的基础是第一性的质(qualities)的相似和连续,而第一性的质又正是艺术的基本特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艺术体验自身感受的质与宇宙的质的连续性,并以此来理解宇宙或世界。艺术真正的“魅”及价值也就在于通过这种连续将人和宇宙相关联,实现对意义的允诺。

关键词:宇宙论;皮尔斯;符号学;连续性法则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2-0063-06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208

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作为美国重要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曾被指出是20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对10多个学科领域有原创性贡献。^{[1]17}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说“皮尔斯是第一位后牛顿时代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并相信皮尔斯坚持非物理决定论的观点与经典牛顿物理学相容是正确的,甚至相信这种观点更为肯定地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容,而且还与量子理论相容。^{[2]426}在社会科学方面,皮尔斯主要以其实用主义哲学和符号学著称,与索绪尔一道并称为“现代符号学之父”。

皮尔斯的符号学以其现象学(Phaneroscopy)为基础。皮尔斯现象学的三范畴分别是第一性——可能的存在、第二性——事实的存在和第三性——法则的存在,人们可以在任何事物中直接观察到这三种实在。一个完整的符号由第一性的符号表象、第二性的符号对象和第三性的符号解释项三元构成。符号表象即符号的载体;符号对象是表象所指称的事物;符号解释项是对表象的翻译,它既是符号翻译所产生的效果和产物,也是符号翻译的过程和程序。其中,符号对象决定符号表象,符号表象决定符号解释项,符号解释项又成为新的符号对象,这种连续无限的三元动态意指过程被皮尔斯称为“符号行动”。皮尔斯认为整个宇宙充满了符号,宇宙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符号。这种宇宙由符号组成的观点和连续无限的符号行动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种进化论的泛符号化,同时也为其符号宇宙论铺平了道路。皮尔斯的宇宙论在1888年的《猜谜》和1891—1893年的系列论文中都得到体现。依据皮尔斯的观点,宇宙的生发进化过程和符号的意指过程一样,是一个从第一性到第三性的动态发展过程;连续性原则是宇宙生发进化的基础,而连续性原则的基础又是第一性的质的相似或连续。由于第一性的质正是艺术所具有的基本特质,因此,在诸多的符号表达和建构中,艺术是人与宇宙相关联的直接且重要的方式,并以此

收稿日期:2020-06-29

作者简介:颜 青(1983—),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符号学、比较诗学。

实现对意义的允诺,这也正是其真正的“魅”及价值之所在。

一、宇宙“闪光”

皮尔斯认为在无限的过去,宇宙是从一种完全混沌的状态发展而来的,并通过习惯的形成在无限的未来发展为一种绝对规则的状态。依据皮尔斯的观点,宇宙中首先出现的是第一性的事物。第一性作为皮尔斯现象学中最基本的范畴,皮尔斯非常重视它,这也是皮尔斯与黑格尔的一个重大区别。第一性包括各种质或感觉的质,比如红、苦、乏味、硬、巨大的痛苦、高贵等等。哪里有现象,哪里就有属于它的质,比如煤是黑的,药是苦的,伤口是疼痛的,黑、苦、疼痛就分别是煤、药、伤口的一种质。皮尔斯认为第一性是难以抓住或把握的,尽管它至关重要。因为它自身说不上整体和部分,它先于所有的综合和分化,是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的。第一性外在于人的意识,也不需要显现给任何意识,不需要存在于一个主语当中,它的存在完全不依赖于理解和实现。第一性的事物就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是完全不确定和潜在的,是所有自发行为、新的和自由的源头。皮尔斯把宇宙混沌中这种可能出现的某物称之为“闪光”^{[3]278}。他认为整个宇宙就源自这种混沌中偶然的“闪光”,而真正的偶然性或自发性仍然在自然界里起作用,他把自己的这种观点称为偶然论(Tychism)。

第一性,包括各种质或感觉的质,正是艺术所具备的基本特质。不管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归根结底艺术是以感受为基础,并激发人的感受。关于质和感觉的质,皮尔斯并未作清楚的区分,这是他经常被批评和责难的一点。在皮尔斯列举的第一性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洋红色、爱的感觉、想思考出一种好的数学证明的感情等等。在这些例子中,质和感觉的质是并列起来的,主客观没有完全分离对立起来。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依据皮尔斯的观点,质和感觉的质,实际上是连续的。除此之外,皮尔斯在讨论第一性的时候还曾认为不能草率地定论是感官创造了“感觉的质”,还是感官对质作出了反应。在皮尔斯看来,将潜在的或可能的东西看作只是实际之物使之成为的东西是错误的。他认为不应把发展了的实际性放在可能性之前,不然就只有个别事实才是实在的,而法则则是虚构的。然而,认为整体的组成部分无论对于整体来说多么重要都是毫无意义的,皮尔斯认为这也是错误的。在他看来称“成分”是一种虚构也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如果成分是一种虚构,那“瞬间”就将第一个被称为是虚构的,然而实际上只有瞬间的状态是存在的。^{[4]228-229}

第一性作为艺术的基本特质,在艺术创作中通常是外在的质刺激创作者的感受,而感受同样是一种质,是第一性的。追溯皮尔斯的思想,这种刺激应该始于一种“怀疑”状态。“怀疑”是皮尔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并非笛卡尔(Rene Descartes)认为的可以凭人的理智构造出来。皮尔斯所说的这种怀疑如同宇宙的混沌,是一种深层的不确定状态,它的产生是一种自发的难以解析的过程,其内在的构造就像是“酒神的大车”。这种混沌的不确定的状态刺激人的感受或感情,让人感到不安。在这种不安中,包含着复杂而丰富的感受、情绪和情感。因此,令人不安的“怀疑”的状态具有一种美学维度,而这种美学维度正是艺术产生的基础。当人们感受到怀疑的复杂不安并想要通过艺术创作来表达它时,或者说用艺术创作来“模仿”这种复杂不安的状态或感受时,艺术的“闪光”就从“怀疑”的不安中产生了。基于这种“闪光”,艺术作品表达、包含或者“模仿”了不确定状态所带来的不安,而它们之所以能这样,正是因为它们包含了激起我们感受或情感的质和我们被激起的感受或情感的质,而如前所述,依据皮尔斯的观点,这两者之间是相似的、连续的。因此,这里所说的“模仿”,并非简单地外在地与被模仿的事物相似,而是一种质的相似,更准确地说,是质的效果的相似。因为就人的主观方面而言,不同的质也可能产生相似的效果。换言之,艺术作品未必也不必与其表达或“模仿”的事物在外在上相似,因为它的表达或“模仿”是基于质或其效果的相似。

二、实在与个别之物

根据皮尔斯的观点,宇宙中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闪光,如此下去就会形成不同的连续,而且第二性将会以野蛮和持续的对抗形式出现。作为其现象学中最为突出的范畴,第二性是一种关于“对抗”的经验。这种经验主要来自努力和对抗的双重意识,来自自我和非自我间的反应冲击。第二性在实在是中是最为显著的。皮尔斯认为实在是真理所描述的对象,而真理是人们经过长期探究所达成的最后的一致意见。^{[5]268}这看起来就是一种语境实在论,但并非完全如此。皮尔斯坚持认为实在是外于意识的,他对诸多问题的论述,使其实在论有别于一般的语境实在论和结构实在论。

在皮尔斯早期的思想-符号理论中,所有思想符号解释前一个符号,而所有思想符号都是一般的,因此思想缺失了不是由思考建构的对象。在《四种无能的一些后果》中,思想的一端是自在之物,一端是实在。自在之物是整个思想符号系列指向的对象,是外在于其系列的限定,仅仅是“认知的理想界限”。相反,实在则是推理最终会导向的东西,是或早或晚会成为的符号,它不是外在限定,它至少潜在地存在于思想之流中。如此一来,思想的两端——自在之物和实在是不对称的,这意味着自在之物(即思想符号所指称的对象)并不是实在的,绝对的个体不是实在的。换言之,个别之物从未作为个别之物被认知。然而,在《信念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中,皮尔斯表明:实在是外于意识的,是外在的,它引起我们的感觉。这些诱因只能是个别的事物或事件,被引起的感觉也同样是个别的。通过对细节陈述的不断发展完善可以增加确定的程度,外在的是可知的。要坚持把外在于思想意识的个别之物和作为思想的最终解释项的实在等同起来,就必须要有——一类符号是能够直接指称个别对象的,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指示符号。“指示没有任何意思,除了表明‘那里!’它吸引我们的眼睛,强行把它们导向某个特定的事物,然后它就停止了。感情的和关系的代名词几乎是纯粹的指示,因为它们指称对象而不描述它们”。^{[6]163}

“指示”这个新概念在皮尔斯的《新范畴表》中就位于“第二性”的标题之下。外在于我们对其体验的他物和我们对其的体验,这两者都是个别的。这种体验是方位的,因而是时空的;自我和他者由此被体验为相互关联的。在体验中,第二性自身就是指示性的,并要求我们能够思考个体。由此,个体可以被体验为一种指示,指向某个与其二元相关的个体;又由于指示符号的指示是时空性的,因此“个体”可以定义为:在一个时间只存在于一个地点的事物。后来皮尔斯采用了司各特(John Scotus)的“唯此性(haecceity)”来命名这个特征。“唯此性”是个别的,是“纯粹的第二性”,是一个“不要求也不能被解释的”事实。^{[7]205}

第二性的指示使个体对象与意识发生关联,个体不仅是外在实在的、可认知的,它还在时空中是确定的,以独一无二位置的形态呈现给我们。最关键的是,在个别之物与意识的“对抗”经验中,两者是相似的、连续的。怀疑的状态中除了会出现“闪光”,还会出现对抗,艺术作品作为个别之物,同样是经由指示与意识发生关联。在这种关联中,不仅艺术作品内容的质与对象的质是相似的、连续的,更关键的是,对艺术作品的对抗体验的质与对其表现对象的对抗体验的质是相似的、连续的。换言之,艺术作品不仅模仿对象的质,它还模仿对象的对抗形式的质,而对于艺术而言,前者是一种基础,后者则是更为关键和重要的。因为,一个认知联合了指示和概念,由于其指示性成分,它可以直接与其对象相连,但概念与指示的联合是推测的,因而是易错的,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否定它的事例。因此,人们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鉴赏,可能会出现差异,但是对于对抗形式的质的模仿,却保证了艺术作品成其为艺术,被人们理解和鉴赏。比如一件关于某种宗教的艺术作品,没有这种宗教背景的观赏者可能无法真正理解作品的内在含义,但由于作品所具备的艺术的内在的对抗形式,那么没有宗教背景也并不会妨碍观赏者把其视作艺术。观赏者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感受作品,对作品作出解释,体验到艺术的美,领略到艺术的

真谛。换言之,一个艺术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绑缚给它的意义,而在于它可以让我们绑缚意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于对抗形式的质的模仿既存在于艺术作品的原作中,也存在于复制品中,它并不会因为复制而消失。

三、连续性法则

在皮尔斯看来,随着宇宙中倾向性的加强,以及各种关联变得更加紧密,随之出现的就是第三性的规则或规律。皮尔斯认为宇宙呈现出越来越有规律(即越来越连续)的真实倾向,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宇宙获得了确定性。这种观点被称为连续论(Synechism)。皮尔斯还认为不合规则的事例的出现并不构成对于法则的违背,原因在于法则作为一种连续系统,其本身的表现形式就是不确定的。因此,开放性的系统本来就是不可还原的。^{[4]70}宇宙在皮尔斯看来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是不可还原的,它通过连续性法则生发和进化。具体而言,皮尔斯认为宇宙从第一性到第三性的进化是通过创造性的爱发生的,而不是通过偶然的变异和机械的必然性。引导这种爱的进化的是“心智的连续性所产生的正面的同情力量”^{[4]150},而指导心智的唯一规律就是精神法则。所谓精神法则,是指“观念趋于连续性地伸展,并且感染与其处于特定可感染关系的某些其它观念”^{[8]87},其实质就是一种连续性法则。

皮尔斯的三元范畴实际上是复兴了前苏格拉底理论:同类相知。在第一性中,经验与其对象的关系有一种特性:我们所感觉到的质是我们感觉的质。在第二性中,体验到的被迫与一个人对它的抵抗相联系,这两者在对立中是相似的,其中任何一个不能离开另一个而存在。在第三性中,经验进一步移开它的对象,它本身是一种判断,是可错的。不过,当第三性的经验准确反映它的对象时,思想则解释它们所表现的规律。皮尔斯的范畴理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认为精神和自然是一致的,精神特质与物质特质之间是连续的。当然,由于皮尔斯持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因此他认为精神是比物质更为根本的。摒弃皮尔斯的这一唯心主义观点,从其对相似性的三种分类可以更好地理解相似和连续。在皮尔斯看来,人在认识任何现象或事物时,最先感知到的都是现象或事物的物理特质,而这些物理特质都是诉诸感官的,比如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接下来是注意到该现象或事物与相关现象或事物的联系;然后才是将所有关联现象或事物整体联系在一起进行认知。因此,在连续性法则中,质或质的效果的相似是其基础所在。质的相似,比如用红色表示人类的血液,是三种相似性中的第一种;相似性的第二种是结构关系的相似,比如数学公式;第三种是基于某种复杂体系的相似,比如各种象征。在这三种相似当中,质的相似是最为基础的,第二种和第三种相似中都包含着质的相似。需要注意的是,皮尔斯有专门依据效果来对符号进行分类,对于效果的凸显意味着不同的质也可能产生相似的效果。因此,如前所述,有些相似并不一定是质的相似,而是质的效果的相似。这一点,对于理解文学艺术中的通感和隐喻等问题至关重要。皮尔斯实际上对通感和隐喻极为感兴趣。对于盲人提出的鲜红色是否像象鸣声的问题,皮尔斯甚至认为可以考虑去研究一下:对于观察者来说,鲜红色的化学振动形式是否和象鸣的听觉声波是相似的。通感涉及的是质的相似;而对各种隐喻进行分析,最后也不外乎是以三种相似性作为基础。事实上,不管是通感,还是隐喻,它们的关键,就在于质或质的效果的相似。而艺术不同领域之间的相通,比如诗歌、音乐、绘画等,其奥秘也就在于此。关于这个问题,众多的文学艺术理论都有异曲同工的揭示,比如波德莱尔的应和论,认为不同感官间、人与宇宙万物都是相互应和的,而应和的基础实质上也就是一种相似性和连续性。因此,相似是丰富多样的,而其本质就是质或质的效果的相似。

此外,皮尔斯所说的连续性与邻近性不同,两个事物可以是邻近但不连续的,也可以是连续却不邻近的。基于连续性法则,整个宇宙可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连续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存在着很多对于这种连续性的描述,比如“天人合一”,再比如从人体的五脏六腑到四季节气,再到宇宙星宿都一一对应的阴阳五行等等。

四、宇宙符号与艺术之魅

在皮尔斯眼中,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符号,在实在的动态发展中得出它的意义。这一宇宙论立场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说的很相似,即宇宙是活的存在。对于这个巨大的符号,人们可以通过连续性法则来进行理解。由于连续性法则的基础是质的相似,而第一性的质又是艺术所具备的基本特质,因此艺术是理解宇宙的很好的方式。

皮尔斯就曾把宇宙和绘画直接关联在了一起——他认为宇宙就好比“一幅印象派的海岸,前提中的任何质都是画中一个基础的色彩的点;它们要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构成意象中的属于整体的质。整体的效果不在我们的把握中;不过我们可以在某个程度上欣赏这个整体的部分效果的质”。^{[5]76}质或第一性作为宇宙的基础构成部分,它是最初的,而作为宇宙的整体效果,它又是最终的。在人类众多的学科领域中,以第一性作为基本特征的艺术可以帮助人类理解宇宙,因为艺术作品的质与宇宙的质是相似的、连续的,同时还与观赏者的感受的质是相似的、连续的。因此艺术就像一座桥梁,将宇宙和人类连接在了一起,让人感受到、认识到人与宇宙间的连续。这正像海德格尔所认为的,在人类的认识中,世界是由天、地、神、人构成的,艺术将这四者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单一的世界。^{[9]181}

人类面对生存,面对世界,要获得意义,就需要某种允诺或保障,宗教、艺术以及关于神话和逻各斯的工作等等,都是作为这种允诺或保障而产生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在新技术对传统艺术造成威胁之前,艺术品最大的特质在于其“韵味”。这种“韵味”主要源自于艺术的原真性和仪式性,原真性意味着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而仪式性则意味着艺术的展示价值和供人膜拜的功能。现代的机械复制技术让艺术丧失了原有的“韵味”,从而发生了“祛魅”。然而,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图像的生与死》中认为这种“祛魅”并不是19世纪才发生的,而是15世纪就已经开始了,19世纪发生的已经是另一种新的变化了。实际上,依据上述论述可见,不管艺术如何变化,它作为一种获得意义的允诺,尽管其允诺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或许发生了变化,但由于它是依靠质或质的效果的相似,而不是“韵味”或别的来关联人和宇宙的,因此,其允诺的功能依旧存在。“韵味”只是艺术真正的“魅”和价值的一种表象,是其本质特征在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显现。真正的艺术之魅就在于艺术犹如源自混沌中的闪光,通过连续性感染、蔓延,最终又以第一性的方式被体验,在这个过程中让人与宇宙、与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相关联,从而获得意义,或者说一种“在家”的体验。

如前所述,一件艺术作品包含着我们被激起的情感以及激起它们的质,而这种情感的质与激起它的质是相似的、连续的。皮尔斯认为艺术家虽然介绍虚构的事,但并不是任意的,艺术家通过“模仿”来表达感知引起的问题;而正是因为这种“模仿”的虚构是具有相似性的,所以艺术才是美的。^{[4]203}因为对于皮尔斯而言,美就是事物的质与理想的质相符。和宇宙的进化发展一样,艺术通过连续性慢慢拥有规律,也就有了相应的各种理论引领并阐释艺术的创作。不过,这并不改变艺术是通过相似性对引起感受的事物进行“模仿”的实质。如前所述,这种“模仿”并非简单的模仿,它既包含柏拉图所说的客观模仿,更是波德莱尔所说的深层模仿,因为归根结底,它的本质是一种第一性的质或质的效果的相似;它也不妨碍每一件艺术作品显现它的“唯此性”,不管是原作品还是复制品,因为它们都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第二性的对抗形式,这种冲突对抗的形式是艺术成其为艺术的关键;它还可以形成复杂的体系,反映一种普遍的连续性。因此,艺术既具有相似性和指示性,又可以兼具复杂的规约性。经由艺术中的相似和指示,人们感受到事物的质和唯此性;又经由规约,领悟事物及其所处环境更为全面和整体的关联与面貌。前者决定了艺术具有易感性,后者决定了艺术具有充分的深度和广度。

艺术将人的感受或情感的质与宇宙中的各种质关联起来,这种关联可以是个别的,也就可能是具有差异的。因此,艺术以这种方式不仅是为整个人类,也为每个个体都提供了一条通向宇宙、生命、意义的路。如前所述,一个艺术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绑缚给它的意义,而在于它可以让我们绑缚意义,并

且极为重要的是——以第一性的方式,即让人拥有强烈而丰富的审美体验。最初的感观感受是第一性的,最终的整体审美效果也是第一性的。正是这种诉诸第一性的特质,艺术也直接关联着人类的本能渴求。人类穷尽自身的智力和能力,以各种方式实现对高潮体验的模仿,而在所有的方式中,艺术应该是最为直接也相对容易的方式。人们的很多渴求与欲望在现实中是难以得到满足和实现的,却可以在艺术的“模仿”和虚构中得到满足和实现。因此,艺术还很好地承担了替代式满足的功能,实现了它对意义的允诺。这也是艺术很早就诞生在人类中,并常常受到人们喜爱的一个原因。依据皮尔斯的观点,可以推论人类的力比多应该是与促使宇宙进化的爱相连续的。因此,对于宇宙“爱的进化”的理解,对于宇宙符号的理解,诉诸第一性的艺术确实是最为直接和容易的方式了。通过艺术作品的质、人们感觉的质、宇宙的质这三者之间的相似和连续,即便人们不能完全地把握宇宙的整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领略整体的效果,就如同全息摄影一样,从一点可以看到全貌,从部分质的效果可以领略整体质的效果。由此,不管什么艺术作品,哪怕是复制品,就算它不再具有原作的某些质,即本雅明所说的艺术的“韵味”,但只要它具有另一些与原作以及其表现对象相似的、连续的质,那么它依旧能刺激人们的情感并体验到意义,而这也才是艺术真正的“魅”和价值所在,是艺术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始终都能够允诺意义的关键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 Sebeok, Thomas A.. The Play of Musement[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2] Fisch, Max H.. Peirce, Semeiotic, and Pragmatism: Essays by Max H. Fisch[M]. Eds. Kenneth Laine Ketner & Christian J. W. Kloes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 Peirce, Charles S.. The Essential Peirce[M]. Vols. I. Ed.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4] Peirce, Charles 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M]. Vol. I. Eds.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 [5] Peirce, Charles 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M]. Vols. V. Ibid. 1934.
- [6] Peirce, Charles S..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M]. Vol. V. Ibid. 1993.
- [7] Peirce, Charles S..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M]. Vol. VI, Ibid. 2000.
- [8] Peirce, Charles 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M]. Vols. VI. Ibid. 1935.
- [9] Heidegger, . Poetry, Language, Thought[M].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From Universe “Glint” to the Enchantment of Art —On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irce’s Semiotic Cosmology

Yan Q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Charles S. Pierce believed that universe was a huge symbol, and the evolution of universe was a ternary dynamic process from firstness to thirdness developed by the principle of continuity. The principle of continuity was based on the iconicity and continuity of qualities, and the qualities were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Art. Thus human can comprehend universe by experiencing the continuity of qualities of his feelings and universe. Through this way, Art connects human and universe, bringing meaning to people.

Keywords: cosmology; Pierce; semiology; principle of continuity

[责任编辑:孟 西]